

之言問于申孫則曰果然也獄事未畢故時不以此捧招辭也○傳于同副承旨趙仁奎曰昨夜推鞫時色承旨上直不可以出矣故令金光轍往矣今後則色承旨當往也且所謂長湍居李內禁衛其容貌年歲月日雖與申孫所言不相似然若待權軫之來言及之而後使之拿來則長湍距京都不遠不無聞風逃匿之弊即遣府郎官拿來以待權軫之來可也○承旨趙仁奎以義禁府意啓曰所謂權軫三十叔李內禁衛稱號人二人則同居長湍李根止則居黃海道遂安云莫適所從令今去都事若於長湍不得捕捉則直向遂安拿來何如傳曰如啓○臺諫啓前事不凡○以柳世麟爲司憲府執義金紀爲掌令韓淑爲司諫院獻納○夜流星出宗正星入元池狀如瓶尾長八九尺許色白三月丁卯朔委官以申孫事取稟傳曰申孫多有變辭又與事干有嫌明矣權軫奪其田給慎孫又杖之自是懷怨以此觀之申孫欲謀陷其主撫節虛辭自古告變者例不先刑訊然此則事干皆無所疑以其違端先鞫申孫可也○承旨趙仁奎以委官意啓曰申孫刑訊則反覆變辭或稱傳聞人言或稱聽入陰嗾問其人則祥原書貟劉漢謹吳福禧也此二人請拿來憑閱傳曰依啓○夜黑氣布天○日暉○戊辰夜坤

方有氣如火○己巳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啓 講院說書宋
世珩素有物論前為注書時亦駁遯况東宮僚屬輔養之任至重請適
水使主僉使萬戶之褒貶所任亦重全羅右道水使申玉衡不容公論
久矣不合殿最之任且順天前府使身死玉衡赴任未久今又見適則
往來迎送之間弊甚不贅請仍任府使諫院亦啓之玉衡事依允餘
不允○日曆○庚午 御夕講侍讀官金遂性曰禮樂根於天地原於
人心人主一心實禮樂之原也但之於心行之於身施之於政則萬事
合於天理之正事得其序物得其和禮樂行於天下矣所謂禮者有
序之謂樂者有和之謂也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故禮得其中則樂無不
舉矣夫禮本於五性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又有度數節目之
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禮也然其大者以五禮經邦而其中冠婚
喪祭乃上下通用之禮而皆有定制貴賤等級不可紊也我國之冠禮
行於上而不行於下其習已成固不可卒變也至於昏禮不遵古制而
惟時習是從爭尚僭越故貧者以不及於富者為恥失時過期而不得
遂其婚姻之禮者多矣自前一切禁斷故或拘於法而不至猥濫然棄
富之家其初則示人以略而僭為僭濫者或有之此則不現於事不可